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七十回 白晝壓妖狐忽呈玉面 深宵論活寶盡洗塵心

一屋人都圍將攏來，失驚條怪，五姨笑道：「這是丟了，有這們好死。你只瞧著他那臉兒罷，才知他死的那快活哩！」眾人細看九姨，見那臉色異常妖豔朦朧，兩眼如楊妃醉酒一般，描寫不出那種酥麻疲乏之狀，重複惹起眾人淫興。只見九姨微舒星眼，迷迷的笑將轉來，道：「可是五姐唱的，便禽死了，也是感激。有這們子好死，就死在雞巴上，也是快活。不瞞兩個妹子說，你九姐有九丟之力哩！」眾人聽著那淫聲浪氣，看著那妖形騷狀，個個淫興大發，恨不得扯他下來，爬上身去，狠乾一下。八姨癱化在交椅上，揸住牝戶，恨不得打破那大肚皮兒。九姨咬住牙關，顛聲著說道：「好一件活寶，被他弄得渾身癱化了，怎不睜開眼，瞧一瞧小私窠子臉兒尿兒。五姐奴的花心也算得靈變的，只被達的雞巴抵進小肚裡去，施展不出法兒。如今側睡下去，退出他半截來，可便有了主意？」五姨道：「原該是這樣，你的花心不比別人，你只把花心去弄聳他，你可就不吃力了？」九姨當真側睡下去，把素臣身子扳轉，將一腿勾壓素臣腰膀，把花房緊扣龜頭，兩瓣花心在龜眼中伸縮吞吐，弄得龜身脹發，一股陽氣直貫入腹之內。九姨狂叫道：「快活死了，哎喲，喉嚨裡發火，要冒出煙來了。達吃了鎖龍丸，精是不出來的。怎樣這會子的熱就合那精要出來的一般，哭不得笑不得，活又活不得，死又死不得，五姐，怎麼著呢？」五姨被他說麻了，歪著頭，靠在椅子上，回不出話來。七姨在裡床拿著繡帕，揩抹九姨臀牝，忽見十一姨一個粉面半個貼著素臣屁股，半個浸在淫水裡邊，慌道：「十一妹滿臉都是水了，怎不抬起頭來？」十一姨道：「奴被九姐碾死了，爬不起來。好姐姐，替奴揩一揩。」各姨騷發，個個癱麻，丫鬟們一齊動興，出神落魄，笙簫弦索，寂靜無聲。只有九姨的哭聲笑聲，叫喚聲，研察聲，合著花心的舔啞聲，淫水的啞啞聲，攪做一片的怪響。素臣自九姨上身，即閉目沉心，由著他擺弄起落，騷聲浪氣，百樣肉麻，俱像死人一般，不聞不見，不痛不癢，直挺挺的咬著牙關，生生忍受，絕不亂神。一至九姨側睡轉來，把龜頭連連鎖扣，龜眼連連舔吸，弄得酥麻酸癢，百樣難熬，覺得背脊中一股熱氣逐漸運至小腹，那陽物便只顧胖脹，猛的被九姨花心一舔一吸，便有陽精要從命腎中冒將出來。心中一急，忽地睜開兩眼注視九姨。只見搵在胸前的並非女子，竟是一個玉面狐狸，方知九姨真是妖精。急把身子合轉，用力直壓下去。九姨大叫一聲，連連的放出臭屁，把滿屋酥麻的人，都臭醒轉來。七姨躺在裡床，正拿著繡帕，待抹不抹的。被一屁彈進口鼻中去，叫聲「哎喲」，暈死在床。隨忙叫丫鬟們添香開窗，揭開門簾，那屁就如連珠炮兒放個不住。滿屋女人都把濕透的汗巾塞口擁鼻，還只顧打起噁心，嘔呃不止。素臣虧那香枕，將口鼻裝推，未觸其穢。原來九姨無比狂騷，用力太猛，一丟之後，精神已憊。再把花心盡力吞吐，愈復傷神，吸得素臣陽精將泄，不覺遍體酥麻，百骸弛放。正自眯著兩眼，仰看素臣，忽被素臣目中純陽精氣如赤日一般，兩道神光直射入來，雙眸一定，登時現出狐面。被素臣看破，翻身壓下。素臣雖尚無力，然本是銅筋鐵骨，用勁而壓。九姨精匯之後，又在將丟，怎當得起。要想脫身，頭面被素臣胸骨壓住，牝中又被鐵棍般的陽物撐定了，如何得脫。漸漸的筋骨折斷，現出原形，竟是一隻渾身紫毛的大牝狐，伸著幾寸長尖刀一般的利爪，好不怕人。眾人俱在酥麻，忽被屁觸，個個頭暈噁心，擁塞口鼻；及至添香開窗，揭起門簾，臭氣消滅。忽見素臣身下壓著一個利爪紫狐，嚇得魂飛魄散！又見腳邊躺著七姨，口流白沫，不省人事，一發害怕，抖戰不止。五姨按定六神說道：「七妹正湊屁股邊，必是臭氣觸狠，暈去了。」吩咐丫鬟打進裡房，姊妹們輪流替他摩胸揉肚，掐捏人中，去灌救轉來。一面叫丫鬟開了外邊總門，飛報與爺知道。素臣見妖狐已現原，心腹牝中，冷氣逼起，方把身子挪轉裡床。隨氏因窗開簾揭，身上覺涼，怕素臣受寒，忙扯一條被兒搭在素臣身上。眾人也俱穿起衣褲，看那狐狸，利爪尖嘴，遍身深紫，無一雜毛。臀牝邊淫水陰精尿糞流滿半床。五姨叫丫鬟拿條單被，把下身遮過。又全正在丹房，丫鬟不敢進關門，去稟知太太。太太大驚失色，忙到關門外，通信進去。又全開出關門，飛奔入房，驀然看見，嚇得口定目呆。問五姨道：「這就是九姐嗎？」五姨道：「九妹與先生交媾，忽然被先生壓做這個模樣；若不是九妹，九妹到那裡去了呢？」

又全定睛一看道：「這面龐依稀還是九姐，那知他竟是個狐狸！這爪利害怕人！」因揭起單被看著滿臂牝邊的糞尿精水，惹起噁心，連連作嘔道：「快把這妖狐打到他房裡去，把床上的污穢收拾乾淨。」一面走下拔步，問七姐救醒不曾。裡房丫鬟答應：「救醒轉來了。」又全跨進裡房看了一看，吩咐扛扶到他自己房裡去。覆身出來，眾丫鬟已把狐屍，連著披的全紅抬去，尿糞收拾，仍把單被蓋過褥上污痕。

又全坐上床沿，問素臣道：「先生怎便知道他是狐精？用何法制他？怎那臉面又不全變？」素臣道：「此名玉面狐狸。狐千年面色黑，此狐色已青紫，大約已七八百年矣。一則陽數該絕，一則大人福分，忽然現出原身，令小子稍效微勞，補報大人之德。玉面狐狸吸人元陽，元陽既竭，即吸其週身骨髓，無不為所害者！大人本質既好，復得補益，元陽既旺，故彼不忍遽害，久後亦必有性命之憂也！」又全悚然道：「學生諸妾，非娶即買，就有幾個不明白的，也俱有親人，知他底裡。獨此狐於曠野相逢，說是姓吳新寡，掃墓而回，一見自成，學生不合帶回。因其色伎俱全，寵以專房，那知他竟是狐精！休說別的，只看那刀鋒一般的利爪，就怕死人！若非先生除滅，學生這性命豈能常保？」沉吟了一會道：「先生如今是學生恩人了，以後當以師徒稱呼，又全稱先生為師傅，先生稱又全為徒弟，一切大人，小子，先生，學生的字樣，俱要收拾去的了。」向著眾姨娘道：「你們以後俱稱老爺，如有錯稱者，俱要處置。」眾姨一齊答應。

又全道：「師傅元陽充足，又能除滅邪妖，即非呂祖回身，亦必真仙謫降；一切採戰之訣，要求指教，明日與小妾們交媾，可容愚徒進來觀看，當機指點一二。」素臣道：「這妖狐雖能害人，然不來加害於我；只因他露出原形，恐留下此孽，害及尊體，才忍心除滅了他！實在此時尚為哀戚，明日豈能暢樂？望緩期三日，三日之後，再伸前約，何如？」又全沉吟一回道：「師傅真是菩薩心腸，愚徒想起他從前情意，也不覺愴然起來！罷罷，三日之內，只教這小妾替師傅溫養；三日以後，再來求指點罷了。」又全起身辭別，各姨娘及丫鬟們，俱跟著進去。隨氏命小丫鬟舀些熱水在腳盆內，叫大桃攙扶素臣洗淨下身。

自己進裡房去，開出褥子，要換去床上的濕褥。素臣正洗之時，陽物直興。大桃知是尿來，連忙用嘴吟啞。隨氏同別的丫鬟尋出褥子，鋪墊好了，尿尚未完。直待吃完，大桃方才起來，靠在壁上，搵抹胸脯。隨氏道：「老爺的尿真個好吃嗎？你也合我說聲，怎便這們亂搶。」大桃挺著胸脯，回不出話來。小丫鬟道：「娘昨日進去了，也是他偷跑出來吃的。」大桃抹了一會，說道：「今日這尿，敢有精在內，開頭那兩口就合那爺說的味兒一樣。」隨氏喝道：「臭私窠子，老爺吃了鎖龍丸，還說甚精！給爺聽見了，你休想活命。」大桃呆白了臉，才不敢做聲。素臣心上暗暗喜歡。不一會，上邊吩咐下來說：「九姨一事，不許張揚，怕外人議論，只說暴病而死。一樣開喪出殯，名家戴孝三日。如有一人走漏消息，立時處死。出殯之日，除三姨不算，八姨身孕，十五姨伏侍老爺不送殯外，其餘各姨，俱要送殯，好遮外人耳目。」素臣與隨氏俱各歡喜。素臣喜的是開喪出殯，合家忙亂，或有機會可乘；兼且三日之內，無人再來纏擾。隨氏喜的，是好與素臣說知心事，一則便可受用素臣腰間寶物，二則可以跳出火坑。

到得晚來，隨氏陪著素臣睡下，說道：「又全兇暴非常，奴雖被他寵愛，刻刻提心吊膽，如伴虎狼一般。恩爺若得脫身，務必帶奴出去，情願為恩爺婢妾，伏侍終身。」素臣道：「論起正理，你是他妾媵，就該一心向他，不該另起別念。但此人不特淫凶，而威逼自己姬妾與人交合，不從則毆打致死，性與人殊，非夫主矣！律上原有逼勒妻妾與人通姦，本夫治罪，婦女不坐，離異歸宗之條；可見又全算不得夫主，你也可離異歸宗的了。但說要帶你出去，想來斷斷不能！我現在手足無力，即有人救拔，亦只可自顧一身，豈能兼帶你去？至欲為我妾媵，尤斷使不得！你感我從前救命之恩，我感你現在周全之德，雖則沾皮著肉，此心毫不涉邪；若終為我妾媵，則兩俱負心之人，何顏於世？我雖非相士，而柳、莊相法，頗知其概；連日但見汝面，今日並牝腹擠乳，都看分明，與相書所稱貴相，十有六七；我若得脫身，必留心設法，來救拔你出去，擇一佳配，了汝終身，再休說婢妾的話！」隨氏道：「不瞞恩爺說，日中看見九姐騷發，惹起淫興，難說難言。若非九姐一死，豈能耐到此時？但九姐說的，恩爺那物是一件活寶，奴

的牝戶，又全也說是一件活寶，恩爺既說感激著奴，就把那活寶給奴一試，奴是不消說感恩爺的了。

也把奴的活寶，給恩爺一試，豈不大家都報了恩嗎？」口裡說著，一手就來把弄素臣之物。素臣忙把手扯開，緊緊的捏住說道：「你方才說那婢妾的話，尚為終身起見；如今竟專為淫欲，一發不成話了！我且問你：九姐的相貌態度，可愛不可愛？」隨氏道：「他相貌嬌豔，態度風流，怎麼不可愛？」素臣道：「他現出原身，臀牝間專堆屎糞，可愛不可愛？」隨氏道：「不要說可愛，奴被他把膽都嚇破哩！但他是妖精，奴須是人身，恩爺怎說這話？」素臣道：「我不是把他來比你，卻把他來比我；他雖是可怕，還不如我死後怕人哩！」隨氏道：「恩爺又來了！恩爺就如仙人一般，怎比起那狐精來？」素臣道：「我若死了，不消幾日，滿身皮肉就臭爛起來，七竅中流出血水，蛆蟲攪滿，臭穢難聞，比九姐初死的形狀，更自怕人，你看著可愛不可愛？再到後來，發脫肉消，光剩一個無眼無鼻的骷髏，幾條蟲蟻食剩的枯骨，你看著可愛不可愛？」隨氏道：「恩爺怎說出這些話來嚇奴？爺須是個活人。」素臣道：「人有個不死的嗎？只消在這上頭想著，那淫念就消散下來。不特我久後必如此，即你的花容月貌，到那時也一樣臭爛，被蛆蟲攪食，血肉淋漓，過後單存一個骷髏，幾條枯骨！」隨氏道：「爺不要說了，嚇壞奴也！」素臣道：「不特久後必然如此，即如今日，九姐那種花容月貌，那種風流興致，不算他是狐精，算是好好的人身，只要那丟的時候，一口氣接不上來，便滿身冰冷，眼睛翻插，人中弔轉，手足僵直，不幾日就臭爛起來了。你看著可愛不可愛？再如今日，我被他收吸，元陽一走，登時手腳放開，眼翻舌弔，屍骸冰冷，不幾日就臭爛起來。你看著可愛不可愛？」隨氏道：「爺不要說了，嚇死奴也，爺放著手，奴一條胳膊都麻木了。」素臣忙把手放開，問道：「此時淫興可減些？」隨氏道：「被爺說得滲瀨死了，還有什麼淫興！」素臣道：「如此，你可把身子放開些，我和你講說做女人的道理。」隨氏真個把身子挪開。素臣道：「女子四德三從：四德是婦德，婦容，婦言，婦功；三從是在家從父，出嫁從夫，夫死從子。粗粗的合你講說：婦德要婉順順從，在家孝順父母，出嫁孝順翁姑，敬重丈夫，和睦妯娌，不可驕奢淫佚。婦容要端莊靜正，梳洗潔淨，不可涂脂抹粉，舉止端重，不可扭捏輕狂，衣必週身，雖盛暑不可露體，出必蔽面，雖親戚不可妄見。婦言要安詳慎密，非禮之言，不出於口，不可有嘻笑之聲，不可有粗暴之言。婦功要調和飲食，織絲麻，洗滌衣裳，或幫夫生活，或教女針黹，一日到晚，俱不可貪閒圖懶。在家則從父，父字內包著祖父母，父母，伯叔，兄嫂，有父母則從父母，無父母則從兄嫂，自己婚姻之事，及一切家務，俱聽主張，不可違逆。出嫁以後，即從丈夫，嫁雞隨雞，凡事俱要順從；但若遇又全這等丈夫，卻又不可一味順從，要保守自己節操，寧死不辱，方是正理。夫死之後，便須從子；從子與從夫、從父不同，父與夫有過失，小者屈意勉承，大者委曲諷諫，若子有過失，當嚴切訓戒，不可任其胡行，但將此身命，與子膠黏一片，貧富苦樂，安危生死，分拆不開，便是從子。你生於小家，自幼未聞正言，未見正事；到了這裡，所見者皆妖冶之狀，所聞者皆謔浪之聲，與那婦德，婦容，婦言，婦功，事事反背。再被又全這廝教導逼勒，把淫欲之興開發盡情，廉恥之念消磨淨盡，以致赤身擁抱，不覺可羞。欲心一動，便淫興勃然，欲圖苟合，須知一霎歡娛，轉眼即過，終身污辱，湔洗不清。譬如有人罵你是豬狗，你豈不羞怒，然人與豬狗，只在有廉恥沒廉恥上分別。豬狗惟不識廉恥，故不必配耦，俱可交合。人惟知有廉恥，故非我配偶，即不肯苟合。既肯與人交合，即與豬狗無異，又何禁得人的唾罵？要曉得陰陽二道，不過為天地廣化育，為祖宗綿嗣續，並非為淫樂而設。只要把廉恥看重，淫念自消，又何知何者為寶？何者非寶？況此二物若是平常可厭，方是寶貝。倘有一毫異人，便是破節喪身、禍害不堪之物。即如九姐，雖是狐狸，亦有靈性，如有人罵他豬狗，豈不忿怒？只因把我之物當作活寶，便百般淫戲，全無廉恥，真豬狗不如矣！倘我之物甚是平常可厭，則彼斷不至死。惟看作活寶一般，所以淫興大發，極力擺弄，以致精泄神離，現出原身，立時喪命。世上愚人不惜名節，縱欲喪命，與九姐一樣的很多，總受這活寶之害。你之物，若果是活寶，我看去便如火坑一般。一入其中，便如焦皮爛肉，登時燒死；我之物若果是活寶，你亦當看做利刃一般，一觸其鋒，便要刮腸破腹，登時戳死，淫念自消，性命可保。再把那不肯做豬狗的念頭，推廣開去，便可盡四德三從的道理。把不肯受人罵豬狗的良心，時時提起，就不至不顧廉恥，只圖淫樂。豈可迷而不悟？錯認火坑利刃做活寶？又豈可貪歡苟合，忘廉喪恥，致與豬狗無別？我若得脫身時，將來救拔你出去，便當認定廉恥二字，刻刻提起不肯做豬狗的念頭，把陰陽二道看做火坑利刃，惟恐焦皮爛肉，破腹刮腸，專心去盡那三從四德的道理，幫夫做活，勤儉操家。再憑著你這相貌，嫁一有出息的丈夫，承受皇家花誥，生男育女，受享榮華，比著那忘廉喪恥的片刻歡娛，做那貪花早死之鬼？豈不天差地別？我因感你之恩，故此盡情吐露，不顧唐突，求你仔細思量！倘得回心轉意，改頭換面，便是我報你之恩了！」隨氏聽著素臣的話，面上冷一會，熱一會，冷了又熱，熱了又冷。忽地垂淚滿面道：

「奴真狗彘不如！細想從前之事心如刀絞，何顏再生於世，只索死休！」素臣連忙安慰道：「你因年小，習見習聞，兼為強暴所逼，以致如此，非你本性；只要知道改悔，便是好人，休說那要死的話！」隨氏半晌無言，歎口氣道：「奴若便死，怕有變頭，反致累及恩人！奴總以恩人之言，刻刻提在心頭，立誓改悔，不敢再萌邪念便了！」素臣歡喜道：「但願如此，便反邪皈正了！任你貞媛，一念錯了，可為淫女；任你淫女，一念轉正，可為貞媛！但一時之感悔甚易，日常之持忍最難；須要常如此時之念，才保得廉恥，不至入於禽獸之途耳！」隨氏垂淚道：「恩人前既救奴性命，今復全奴廉恥，奴若再不以恩人之言，刻刻提醒此心，便真個狗彘不如矣！但此時與恩人一床睡著，即覺如坐針氈，便怎麼處呢？」素臣大喜道：「你這一念，便是人獸之分了！不要說你以女子而與男子同睡一床為可恥；即我以讀書守禮之人，而與你一少年女子同睡一床，又豈不可羞，可辱？但事有經權，拘溝瀆之小節，而誤國家之大事，又斷乎不可！不瞞你說，我受東宮厚恩，欲為他出一番死力，所以忍辱偷生。我前日起得一數，應在三日之後，即可脫禍。幸喜今日因妖狐之死，三日內可免污辱。三日後倘得脫身，便當來設法救你出去。若不行權忍辱，致有變頭，豈不誤了大事？只要各提此心，不萌邪念，日間有人之時，仍替我撫摩胸背，如親屬伏侍病人一般，夜裡就如此時，各不沾身，也就坐懷不亂了！」隨氏道：「恩人若果三日後可以脫身，奴還敢避甚嫌疑，致誤恩人之事？但自被恩人提醒，覺著此地一日難居，恩人出去後，是必留心，早來救拔！」素臣道：「這是我切己之事，不用叮嚀，是必留心。」兩人說了三更多天的話，素臣因壓伏妖狐，隨氏因狐死被驚，倦乏不過，沉沉睡去。直到天明，丫鬟開門進來，方才驚醒。

自此日間有人時，隨氏就如女兒伏侍病父一般，撫摩捶捏，加倍盡心；無人之時，素臣便把四德三從，做女人的道理，曲折開示，警切提撕；到了夜間閉門以後，便各人一被，裡外分開，不相沾著。又全把素臣當做真仙，叮囑隨氏加倍奉承，不許一刻相離。外邊百般忙亂，連那攬棺奠祭，都不教隨氏出去哭拜。到二十六日一早，除太太及八姨、隨氏外，都去送殯。隨氏房裡，也打發兩個大丫鬟去送，只剩一個小丫鬟在房。晚飯以後，丫鬟出去倒淨桶，素臣乘著沒人，下床欲試足力，打算乘空跳出。豈知身重足輕，不能快走。眼見牆門插天，門戶嚴禁，情知無益，不覺垂下淚來。隨氏問：「恩人起數，向來可准？應在何時，可以脫身？」素臣道：「我的數是准的，應在今日亥時。」隨氏道：「既是應在亥時，此時何必愁煩？只是恩人若去，必加罪於奴，奴雖甘心受死，但該怎樣對答他呢？」素臣道：「我見又全酷信神仙，我已有計，斷不連累及你罷了！」須臾，送殯人歸家，外邊人鬧得雪亂。又全著人來問說：「九姨死在這邊，可叫道士進來鎮壓？」素臣忙回出去道：「有我在，何用道士？」又全深悔失言，就獨空這一所的房子，不叫道士進來。定更以後，外面法事已完，滿宅鎮壓，鑼聲炮響，轟鬧不絕，直到二更天，方才寂靜。隨氏忽然想起一事，跌足道：「這便怎處？」素臣忙問：「何事？」隨氏漲紅著臉，說道：「恩人吃的那鎖龍丸，離著那興龍酒、追龍湯，是沒法解救的；那酒合藥，俱收在丹房，沒一人敢進那關門去的，如何是好？」素臣道：「不妨，一則因我先天本好，二則反虧那妖狐的花心，百般鎖鎖，那時就覺有陽精流動。後來大桃吸尿，猜說是開頭兩口是精，大約可以無憂的了。」隨氏垂著頭，低低答道：「這便還好。」素臣觀詞察色，知隨氏廉恥之心，油然而發，暗付道：「這尚中人之姿，我若能得出火坑，當以力救之！只是我前日起的一數，如何不准？卦外之卦，俱已全准，擬陰有變，十八房輪轉，正應在焦氏身上，應受毒害；可敬焦氏，不就又全之逼勒，寧受家主之毆打，我當一併救之！記得十八日進來，至今日已是七日，當在亥時脫身，且再轉他一數以准之。」因復輪過卦來，乃屬地澤雷，雷復飛升，孤陽得離群陰，與前日之數，大同小異，應在亥時無疑矣！即取出一粒紫藥，在壁上題幾句雲：

我本大羅仙，歸洞方萬年。與君十五妾，宿世有前牽。偶因動凡心，故犯七日遣。狐精八百載，食人已三千。功成除妖孽，為

此復昇天。焦氏性雖拙，宗支仗他延。汝宜須好待，莫與受熬煎！金丹三五粒，再來聚前嫌。此約君知否，還來拍汝肩。彭錢終有日，明鏡月團圓。江城五月內，梅花落無邊。

素臣寫完，一齊解說與他聽了：「又全若見此，即得免你之禍，更得免焦氏之害。」隨氏道：「恩人寫下此字，倘沒人來，如何是好。」素臣道：「包管有人即刻就來。」隨氏道：「是何等樣人？」素臣道：「數上是个女人。」素臣這話尚未說完，只聽得刮辣一聲，兩扇紗窗洞開，一個武士，面如金紙，眼似銅鈴，頭紮黃巾，身穿軟甲，腰懸寶劍，足履繡鞋，輕輕落下。素臣道：「感謝救拔，等候多時了。」那武士更不回言，背負著轉身一蹬，已立在對面高牆之上。隨氏定睛急看，已寂然不知去向矣！正是：

已見崑崙從地出，豈無紅線自天來？

總評：

九姨狂叫，諸女興發，至於面枕淫水而不知，癱化交椅而措牝，滿屋春色絢爛極矣！讀者幾回猜疑，無從摸索，必謂九姨敗下陣來，眾姨亂搶亂奪，都臥在素臣身上狠乾一下，然後五姨收令，回又全話。顯然素臣天生強壯，氣質過人，不以諸姬而憊；又可見素臣咬牙閉眼，目中有妓，心中無妓之本領；又全自此亦遂信先生為仙，卻是一定作法。然書旨重在崇正辟邪，要如此寫來，直是為淫人生色；而又全信為神仙一層，尤覺礙手。蓋十御不憊，則韋道所授搜零碎之法已有效驗，一半日間必有重飲興龍酒，再赴催龍湯之事，而素臣性命終於不保，安能下床試步，遇救於恰好之候耶？文貴尚題，吸精而至於再與諸妾交媾，而竟實有其事，是貪寫污詞，只可作《金瓶梅》等書，不許為有功世道之文。

文章之分只在虛虛實實，穢步換形，不得刻成印優呆實寫去。

如六十八回五位姨娘引動素臣，又全之令何等嚴厲，恰不說明作法，又無人為班頭，故有脫衣裙，解抹胸，並欲脫褲者，有脫衣裙不肯解抹胸脫褲者，有並衣裙不肯脫者。五人外來，應除隨氏、而由淺入深，先說村活，卻並隨氏為六人。至唱曲時，自應五人皆唱。而忽有三姨被捶之事，止兩人唱之而止；穿插翻變，絕不雷同。自是文家妙處。

六十九回既有五姨稟命監場，諸姨恪遵聽點，則獻拔之時，文勢似宜排迭，乃十一人中或先或後，即與隨氏上床伏侍，原待諸姨獻畢再輪隨氏。乃九姨努牝之後，五姨評定擬元，即忙獨佔鼈頭之舉，不令隨氏補獻，非作者之忘卻前文也。文無定格，固應如此變化。至此回九姨戰憊，諸妾淫興勃發，並及丫鬟。滿屋中人，無非餓鬼出獄，赴無遮會上搶饅頭情景。乃分別寫來，卻又不雷同：一個癱化椅上，措牝打肚，一個面浸淫水不能爬起，一個綢帕揩抹細細揣摩，一個酥麻歪靠回話不出；而隨氏羨慕活寶，難說難言，直至與素臣兩人床頭私話，方始揭出其間隱情。文章之變，幾於無一處有排迭之跡，是深得行文秘鑰，非好描春色、浪使污穢筆墨可比。才大心細，安得不為奇書。

壓化狐屍是突如其來之筆。不過一個臭屁，將滿屋人淫興騷腔一齊收拾，而五姨被屁一彈，竟發至厥而死，奇情奇文。然細繹其旨，可見天下淫人沉沒孽海，使猛然回頭覺岸，以屁直是暮鼓晨鐘，發人深省。

一個臭屁，頭暈噁心，淫興消滅好些；一見狐屍，魂飛魄散，淫興不知去向。天下事之觸於暫、感於驟者，大都如是。安得如許臭屁狐屍，為世人淫人對症發藥哉？素臣問隨氏可愛不可愛，是教以雖無臭屁狐屍，而無不可作臭屁狐屍觀也。懸崖勒馬，所爭者臨時一著。天下立志操行者，原不必拘其心於寂滅之境也。

素臣卻色本領，書中屢屢揭出，然其言則因人而異。鸞吹雖有小星之意，舟中示指不啻稟未老之命，不同私奔，然即由父命，亦屬行叔，故廟中絮語，便使鸞吹心中渙然冰釋，卻色之功，此為最易。若璇姑之有兄命，素娥之有主命者，居然素臣之妾，徒以來奉母命，不肯苟合耳。但一則三夜同床，業已交頭迭股；一則病中伏侍，更有淫藥迷心，不能卻亦不忍卻，乃以男女情慾之事，推闡精微，令二女聞之，頓覺聲稀味淡。固璇姑天分本高，亦見素臣內才設教，中人以上，可以語上，煞費苦心也。至於隨氏，則陷溺已深，本非靜女貞媛可比，只以質本中人，聖賢無不屑之教，兼之感恩報德，一往情深，故不忍其終於淪落；然其酷愛活寶，即從活寶上指點。羅剎美女，本是戒淫常談，其身分見解如是，不必為之推究至理而已。面上冷熱，心入刀絞，此固不能以語鸞吹諸人者。文貴尚題，若表素臣卻色而話有印極，是齒隨氏於第一等人物中，便覺不肖。